

浙江圖書館叢書 第二集

卷之三

元祕史地理攷證卷四

古杭丁謙益甫氏纂

帖木眞道亨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按泰亦赤兀原牧在俄境斡難河邊此時似隨從札木合而來驚起者懼帝之復仇也其泰亦赤兀惕每驚起當夜卻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濶出名字的小兒子咱每軍人拾得與詞額侖母養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刺亦兒種的人合赤溫合刺孩下稱合兒孩脫忽刺溫勒下作合刺勒反合蘭勒歹下作合刺勒反這三箇脫忽刺溫兄弟每也隨著來了再塔兒忽種的人合荅安荅勒都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再乞顏種的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卷十作汪古兒等又同敵失

兀_惕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刺的人忽必來忽都思_{卽卷八忽都思合勒}。一種忙忽的人哲台多豁_{卽卷十五忽都思合勒}。一
種忙忽的人哲台多豁_{卽卷十五忽都思合勒}。一種忙忽的人哲台多豁_{卽卷十五忽都思合勒}。自
阿魯刺種處分來了者_勒。篋的弟察兀兒罕_{卷十二作察兀兒孩}。速別額台_{卽元史速不台}。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_了。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該窟出沽兒_{後作古}。一種速_勒。都_{卽卷一速}。的人赤_勒。古台塔乞_{下作塔孩}。泰亦赤兀歹。一種札刺亦兒的人薛扯朶抹_黑。阿兒孩合撒兒巴刺更帶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晃豁壇的人雪亦客禿又有速客客者該_{李氏云上五字衍文}。晃荅_{卷十二作}豁兒_中。名字的人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_{者溫者勇}。捏兀歹察合安不洼_{卽後之捏兀歹察合安}。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幹_勒。忽訥的人母族_{卽太祖輕}。

吉牙歹

一種豁羅刺的人

即火魯刺思或耕錄作郭瓦刺薛赤思今內蒙古郭爾羅斯部也

薛赤

兀兒

一種朶兒別的人

抹赤別都溫里赤

一種亦乞列孫

乞刺的人不圖

元史作李徒又作李脫

這裏做女婿就隨著也來了

李脫又作李禿

再一種那牙乞

即卷一那牙吉歹後

的人種篩一種斡羅納的人只兒豁

安一種巴魯刺思的人速忽薛禪合刺察兒一同他兒子每也

來了再一種巴阿鄰

即卷九作巴阿里

的人豁兒赤兀孫老人濶

濶搠思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

一圈子也都來了

豁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李端察兒拏得婦人處同胞生了

札木合并俺的祖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著將他房

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

木台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健牛拽著箇大帳房下櫓順帖木
眞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眞做
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眞我將這
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眞說
我眞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
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
子由我揀選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并苔里台

卷六作荅幹惕

赤斤又

札答刺

札答刺卽
只刺特

種的人木

勒

合

勒

忽

下作木惕

及撒合亦

惕

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莎兒合禿

卽卷一忽
禿黑禿

主兒乞帶他

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

元史作
火察兒

又忽秃刺皇帝的兒子阿勒壇幹_惕赤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_惕合刺合納_{即卷三}_中合刺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_勒古地面裏_{即卷三}連勒古山桑沽兒河行合刺主魯格地面_{即卷二}_中合刺_勒古山濶濶納活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眾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廝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撤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_{此條言成吉思做皇帝乃本部自推爲汗如帝父也}連該並未爲汗因管轄泰亦赤兀全族故亦有

皇帝之稱且同時各部稱汗者甚多不足爲異元史及西史皆略而不書以無關重輕也或有辨其誤者殊可不必迨虎年稱成吉思汗者方爲眾汗之汗此

條末號成吉思四字實係衍文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李幹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送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治兒管修造車兩多歹八卷十一總管家內人口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與合刺勒都兒罕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弟別勒古台與合刺勒歹脫忽刺溫二人掌馭馬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惕勒忽三人管牧養馬羣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塔孩按塔孩卽下文答孩速客該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般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

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兒出者勒 篓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
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眾人爲長著
再對眾人說您眾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
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脫
斡里勒行去脫斡里勒說帖木眞做了皇帝好生是您達達每
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
來了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
說您每對帖木眞根前的阿勒 壇忽察兒說帖木眞安答俺兩

箇因他離間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眞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卻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眞安答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眞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於札刺麻山前斡列該不刺合地面住成吉思的伴當拙赤答兒馬刺按拙赤答兒馬刺卷九作撕只答兒馬刺在撒阿里地而住給察兒將拙赤答兒馬刺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答兒馬刺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給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去了

札刺麻山卽今車臣汗右中左旗北哈喇莽鼐山明史李文忠傳總東道兵取和林抵哈刺莽來卽此地因下二處皆小地名恐人難以查悉故先舉著名之山以冠其首此蒙文精到處太西文法亦多如此

斡列該不刺合地面元史證補作烏拉該布拉克元史及親
征錄均作玉律哥泉語解改伊魯格勒攷不刺合卽布拉克譯言泉

今車臣右左旗境有烏蘭滾布拉克地望情形譯語俱合水

道提綱作烏郎袞語解烏蘭紅也滾深也蓋色紅而深之水

泉撒阿里地面攷上言太祖在桑沽兒河海子處住了此言

爲帝管馬之人在撒阿里地面住是撒阿必與桑沽河相

近撒阿里明金幼孜北征後錄作撒里怯兒敘述形勢頗詳

錄云六月初三日發崇山塢崇山塢山峽卽桑沽兒河流出處午後入一山

峽長數十里晚次雙泉海卽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嘗

建宮殿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濶數十里前有二海

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西南十里泉水海子卽給察兒住處西

北有三峽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所常出入處也其地在今車臣汗部右中左旗北境元本紀親征錄作撒里河誤惟卷八後半撒阿里客額兒則別爲一地

札木合因爲射殺他弟紇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十三部據親征錄有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都也勒八魯刺思霸鄰等六部其餘七部未詳其三萬人越過阿刺兀惕土兒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廝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客脫塔黑李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合到答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了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又研斷捏兀歹察合安

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

按此段將赤那志地西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三句語意難解必然倒誤攷親征錄言札木哈敗後半途烹狼可知此處當作將大王每地面有的赤那志教七十鍋都煮了方爲近理赤那志蒙古語狼也大王每指當時附從札木哈諸部如合答斤朶兒奔塔答兒等皆是因札木哈深恨此役有人私報敵軍致先預備不能取勝故使附從諸部搜殺此等人而盡食其肉以爲快狼乃比喻詞蓋暗傳號令恐其聞耗先逃也若西域史言帝令七十鑊烹俘虜則傳聞之誤不足據

按此戰札木合至先越阿刺兀惕土兒合兀嶺是從東南向

西北行太祖在古連

勒古起兵往迎是從西向東行故名

巴勒主

惕

戰地必在前兩地中間杜勒鄂模適當其處與後

文太祖退往斡難河邊皆列捏地面路徑相符惟上言札木

合軍共三萬人帝亦起三萬人與本紀及西域史帝軍雖寡

語兩歧此恐祕史之誤攷西域史帝聞警亟集所部數其眾

分千人百人十人其爲十三古闌云云

古闌卽圈子

蓋分千人百

人十人者謂一古闌立千人長其下再分百長十長是太祖

軍十三古闌祇一萬三千人不及敵軍之半故曰寡此西域

史詳覈可據處又按卷八帝將征乃蠻至合兒合河將自己

軍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兒必官可以互證

河刺兀 惕土兒合元嶺親征錄作阿刺烏秃刺烏二山西域

史於二山名下各加一特字攷西圖哈爾哈河北庫爾班賽
坎河西北有阿魯託刺庫嶺卽阿刺兀惕土兒合兀之對音

答闡巴勒主惕政西域史註引哀忒蠻說答闡爲平地之解

巴勒主惕沈氏直謂卽杜勒鄂模是也蓋杜勒鄂模西有巴

勒城巴勒譯言虎此時城雖未築當必先有此地名主惕卽

主不兒之異譯川也卷九巴勒渚納別是一地攷詳後哲列

捏地面卷九作者刺捏施攷卽今伯爾克卡倫地極是按帝

與札木合在答闡巴勒主惕對陣本紀及西域史皆云帝勝

而祕史則謂被其推動退著斡難河邊此地似乎勝負兩岐
然細揣推動二字知此役戰雖獲勝因札木合人多勢大平
野間難與久持故全師北退至地面狹處欲引札木合至彼

而破之而札木合果不敢追遂東還也。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

惕

種的主兒扯歹與忙忽種的忽

余

勒答兒

卽下忽亦勒答兒
元史作畏答兒

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

行來了又晃豁壇種的蒙力

克

也引著他七箇子來了太祖因

這些百姓來了喜歡著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侖

并合撒兒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竇馬嬌子再於撒察別乞小

娘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竇因此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娘子

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失乞兀兒說也

速該把阿都兒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

哭了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

勒古台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

主兒

乞本紀作月兒斤

教不理李濶整治。有合答斤的人來偷韁繩，被別

勒

古台擊住，不理李濶護那人，將別

勒

古台肩甲斫破了，別

勒

古台也不以爲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

這般做別

勒

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

惡了。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廝打，把主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娘子奪將來，他每卻來商和，將兩箇娘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間，大金因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

王京丞相猶言皇都宰相，卽金史完顏襄宋史

完顏襄領軍來勦捕，逆著悟

泐

札河，將篾古真薛兀圖襲著來。

太祖知了。